

从山西太原到西藏加查 “爷爷，我替您看到了铁路”

2025年，一个暮春的傍晚，王凯川来到了西藏加查镇。快门按下的时候，王凯川的手有点抖——相机取景器里，对面的山，山脚的江，江边的屋顶，和爷爷那张老照片里一模一样。六十多年前，爷爷骑着马，在这里留下了一张照片。现在，王凯川站在同一个位置，脚下是同一片土，眼前是同一座山。他觉得，爷爷就在身边。

文/记者 德吉央宗 旦增玉珍 图由受访者提供



1959年加查县全体常委合影，二排右一为王庆珍。



一九六〇年，王庆珍于加查县加查镇留影。



王凯川带着老照片来到爷爷曾居住的地方。

跨越时空的重逢

王凯川的爷爷王庆珍，曾任加查县委常委、加查区（今加查县加查镇）党委书记。王庆珍1997年去世后，家人一直有个愿望：去西藏山南加查县，看看老爷子当年工作过的地方。

2025年，王凯川联系上了加查县政府办公室的次仁达娃。

“我想查一下我爷爷的资料。”

回复让他心里一凉：上世纪90年代，加查县发生过一场大火，许多历史档案都损毁了。

他不死心。2025年春天，他和父亲从山西太原出发，先坐火车到拉萨，再从拉萨租车，一路开到加查。

在县里，他们能查到的，只有《加查县志》里靠老干部回忆留下的一行字：

“王庆珍，男，汉族，兼任加查区委书记，任职时间19598-1965.12。”

短短一行字，就是一个人六年零四个月的青春、热血和全部事迹。

但历史不止活在纸上。

在加查镇，年轻干部不知如何帮上忙。但当王凯川拿出老照片时，事情开始明朗起来。

“这地方我认识。”一名工作人员说，“就在前面不远。”

那些照片拍摄的地点，如今是一户普通人家。门前的路宽了，屋子换了新梁，但山还是那座山，江还是那条江。

“住在里面的藏族同胞非常热情。他们搬来梯子，示意我们可以爬上屋顶。”王凯川说，他手里那张老照片上的山峦，和屋子背后的山峦，对应得严丝合缝。

那一刻，爷爷在加查的六年多，不再是县志里短短的一行字。他曾真实地站在这个屋顶上，真实地在这个镇子里工作、生活过。

故乡与西藏的距离

王庆珍1921年出生在山西省静乐县大圣堂村（今属太原市娄烦县），1942年参加革命，1944年入党，曾任静乐县副县长，1959年响应号召进藏。

爷爷去世那年，王凯川10岁。关于西藏，他记着一个模糊的画面：爷爷的一封信。

“准确地说，是一个信封，一个完全用邮票和补丁拼凑出来的信封。”王凯川回忆，“那封信要在路上走好几个月，每到一个中转邮局，工作人员就把破损的地方重新补好。等寄到山西老家的时候，整个信封已经变成了一件用邮票和补丁拼成的‘百衲衣’。”

后来他明白，那信封上的每一块补丁，都是路上的一座雪山、一条冰河、一片无人区。而爷爷那一批人，就这样把根扎了下去。

1959年，王庆珍响应党的号召进藏。山西省抽调了近百名副县级以上干部，全部派往西藏山南，王庆珍被分到加查县。

王庆珍的离休报告里，简短描述了初到加查的景象——在“一无所有”的基础上，他们带领群众开垦荒地、修渠造田，开始“新建一个县的各项工程”。

一个县的雏形，就从这几个人、几匹马、几条牛皮筏子开始，一点一点长了出来。

“石头可以卖给修铁路的人”

在加查镇，当地干部帮王凯川找到了一位老人。

六十多年前，王庆珍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时，曾借住在这户人家。这位老人当年只是八九岁的孩子，如今已记不起太多的细节，但有一句话，他记了一辈子——石头可以卖给修铁路的人。

那时候，王庆珍带着群众开荒，教他们把地里的石头挖出来。他用汉语说，旁边的藏族同事帮忙翻译。

他说，石头不要扔，可以用来盖房子、垒院墙。以后，还可以卖给“来修铁路的人”。

在六十多年前的加查，那个连公路都没有、渡江要靠牛皮筏子的加查，一个从山西来的干部，对着群众说：以后，这里会通铁路。

王凯川感慨：“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。”但来到加查，看到复兴号动车组在拉林铁路上飞驰，王凯川突然理解了爷爷——

那不是天方夜谭，那是一个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信念。他相信这里会变好，相信那些石头总有一天会成为修筑铁路的材料，相信铁路会穿过千山万水，抵达这片高原。

从一个人，到一群人

在加查的六年多，王庆珍遭遇过一次最危险的意外——他的左腿受伤，血流不止。

从加查镇到山南地区的部队医院，是望不到头的山路。王庆珍躺在藏族同胞合力抬起的担架上，一路颠簸。失血、剧痛、随时可能撑不下去。

“爷爷取下藏族同胞为他包扎伤口的哈达，嘱托同事把沾血的哈达寄回山西老家。想来当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并且埋骨他乡的心理准备。”王凯川说，那条哈达，是爷爷能送回故乡、留给家人的唯一念想。

幸好，他挺过来了。

2026年6月，王凯川把寻访过程做成视频，发布在社交媒体。评论区涌进了无数留言——有人说：外婆进藏后在日喀则定日县，外公在18军53师，第一批进藏，后在波密警备区；有人说：奶奶在1950年，作为18军先遣部队的一员进藏……

一个个陌生的网友，在评论区里讲起父辈、祖辈的故事。一个人的寻访，变成了一个群体的回响。

王凯川忽然意识到，爷爷的故事被讲出来了。这些“老西藏”的故事，永远不会被遗忘。

离开加查的时候，王凯川回望了一眼县政府大楼。大楼立在河谷里，背后是雨后翠绿的山，和亮得发光的云。

他很想和爷爷说句话。

他说，你当年说以后会有修铁路的人来，现在铁路真的通到了加查。

他说，你们用六年零四个月打下的底子，一代一代人接着干了六十年。

他说，加查现在有田、有路、有桥、有电、有学校、有医院。

他说，山河无恙。

但他说不出口，只是给去世的爷爷录下了一段雅江的流水声。

六十多年前，一个山西干部渡江而来。六十年后，他的子孙替他回来看看。

「记者手记」

王庆珍的故事，在加查县的官方档案里只有短短一行字。

但当我们跟着王凯川的镜头，站上那座六十多年没有变过的屋顶，重新对望同一片山峦时，短短一行字变成了一个人、一家人、一代人。

加查县曾发生一场大火，烧掉了大部分的历史档案。但有些东西是烧不掉的。它在一位藏族老人关于“把石头卖给修铁路的人”的记忆里，在一户素不相识的藏族同胞搬来的梯子上，在一个普通人和父亲跨越四千里、爬上屋顶只为和一张老照片“同框”的执念里。

写到王庆珍把那条带血的哈达寄回家时，写到“石头可以卖给修铁路的人”时，我们几度哽咽。

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，是“老西藏精神”的血肉。

山河无恙，烟火寻常。

那一代人没能看到的，子孙替他看了。爷爷那辈开了头的事，还有人接着往下做。

那些石头，真的等来了修铁路的人！

谨以此文，献给所有把青春埋进高原、把名字留在天边的“老西藏”。